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張瑞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八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小雅三

北山之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母音米下音戶彭音旁
行戶郎反議為去平通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范傳

鄧元錫曰雅

之盛也上恤其私故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
恤其私故盡瘁而哀其病盖四牡皇華之意索矣故
序以為刺幽王也北山行役所過也采芑感時物也

偕偕強壯貌

毛傳

即下未老方剛也經言士子序稱大

夫序以大夫為列朝之通稱而作詩者固士也一章

但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而朝夕從事以貽父母憂

不言勞而勞可知矣二章言地廣人衆而我獨從事

反若以我為獨賢而任之者不均甚矣不斥王而斥

大夫謹厚之至也

集傳

三章承獨賢之意而言四牡彭

彭王事傍傍即朝夕從事也嘉我未老以下所謂偕

偕而獨賢也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

集傳

將任也謂

具肯任事也

田間

旅與齊同

集傳

後三章皆言不均之實

四章五章猶言勞逸不同耳末章言湛樂飲酒與慘

慘畏咎則有安危之判矣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為則

有雲泥之隔矣

詩測

前三章詞氣蘊藉後三章稍露連

用十二或字戛然竟止體格尤奇前人以大東為盧

仝月蝕之祖此則昌黎南山所自出也錢飲光曰鞅

掌掌不離鞅猶云身不離鞍馬耳毛傳則謂之失容

陟山采芑義當屬興毛傳缺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無將大車維
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
百憂祇自重兮

劉勰曰疢當作痕眉貧反冥莫迴反雍
於勇反釋文作壅集傳誤作離今改正

重直
用反

大夫悔將小人而箋言進舉小人使得居位其說未
盡按王風大車為大夫所乘必當時尊貴用事者疑
作詩者誤比匪人如荀文若之于曹操柳子厚之于
王叔文張魏公之于秦檜皆將大車而悔之者也三

章皆以塵言所謂元規塵汚人也先言塵次言冥後
言雍小人之勢曰盛皆始者將之之過也無思百憂
祇自疚兮言已愧悔無及勿復思為百方補救徒自
取病也不出于類不能自明之意詩緝重者在在呈滯
不得輕舒皆悔意也毛不言興宜從集傳為興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朐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
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野神與反除去聲暇
音豫戚音蹙福音偈

西征大夫困於久役懼罹于罪而作此詩序曰大夫

悔仕於亂世蓋視北山之怨更深矣鄧潛谷云世亂則彥聖有技必置之艱虞投之煩劇甚而抗斲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畧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共人指君固屬迂曲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丘氏或謂先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陳氏皆無可据惟謝疊山謂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其言通貫前後集傳用其意而言之未詳今分章推衍之一章呼天愬之曰明明

照臨望其察也徂西而至于朞野二月而載離寒暑
既遠且久而猶不得歸故憂之而以為毒苦也已固
毒苦矣由今時事感急觀之我溫恭自持之僚友雖
處於朝而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于禍患否
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也謝氏我豈不欲歸與共事哉
誠恐以罪相加如網罟之取物而物不知爾輔氏二章
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暮則經年矣
前言二月至朞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身獨事
疏乃以二月之朔為除舊布新恐非其義

煩我勞不遑每念良友懷思顧望徒以恐遭不測之
譴怒故不敢歸爾三章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來
時方向暖故曰與也

孔疏疑于此章與字故以除為
二月以就與字之解不知歲除

即已向春春
令固主與也

及今采蕭穫菽之時

謂歲
暮也

猶不得歸問

誰強我仕者而毒苦至是豈非自貽之戚乎于是懷
良友而出宿誠恐有反覆不可知之變箋謂不以正
道見罪者是也蓋在朝多反側之人往往自處逸樂
而以枉法中人于罪故四五兩章呼僚友而告之曰

爾雖無出外征行之苦然不可以安處安息為常必
自靖其職敬共罔懈惟正直之人是與是好縱不諧
於世定當為神明所祐而與爾以善介爾以福則可
以定反覆而罪咎譴怒不能及矣蓋仕亂世者惟敬
共可免故君子本共而又勉以靖共蓋即沔水卒章
之義○毛傳允野遠荒之地按說文允遠荒也孔疏
以為地名不可考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簫不僭

欽讀如簫
質疑云平

去通

本義曰序言刺幽王不知所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
樂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詩緝
則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今仍王氏
幽王淮上之說前三章言聞其樂而憂傷因思古之

君子也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

孔疏

三章兼言伐

磬則舉其大者言之

輔氏

考鐘者必伐鼓也嘉樂不野

合

鄭箋

而鐘聲之揚乃在淮水之上始而湯湯水溢之

時繼而涪涪見衆水入淮

徐錯

則水漸平矣至于水落

洲見而猶聞其聲言其久在淮上流連忘反是以憂

之傷悲且妯妯之言悼也

鄭箋

思昔先王仁厚為善人

為君子

詩緝

令人沒世不忘由其德無回邪無愆尤也

詩所曰猶尤也舊訓為若未安

末章承上淑人君子而言言其樂足

以昭德也

詩所

將將喈喈言其聲之揚而衆范氏欽欽則

言其聲之節有度也

錢氏

古者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

下之樂皆受磬均

熊氏

笙磬同音則樂無不和矣雅二

雅也南二南也

集傳

升笙間合之次序也籥樂終而執

籥為文舞也詩所曰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奪

倫而不僭忒非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與之傷今王之

不然也郝仲輿曰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

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賴玉之典

所以為刺按康成緯書注以此篇為刺昭王孔氏謂
鄭初未見毛詩故用三家說耳今詩列幽王衆篇之
中不應為昭王也○一統志淮水在河南南陽府唐
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栢者今桐栢
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
東流會泗沂自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滌汭府
城東入於海陳氏樂書云鼗鼓以臯為義欲役之緩
謂之鼗鼓中高而西端下考工記鞀人為臯鼓長尋

有四尺鼓四尺倨勾磬折注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
楚茨以下十篇辨

余初讀楚茨以下諸詩亦嘗疑于序說頗采陳氏樂
書及集傳後說以為豳雅今觀楚茨信南山二篇所
陳皆祭祀之事其差排行禮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
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詩係周公追叙更不得
以手定儀文被之先世以涉于誣也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豳之民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豳之君也其時

風俗淳古儀節簡脫二詩何以獨異即甫田大田並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為說其實祈年吹豳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至謂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既無祭祊之節而送尸亦安得用金奏耶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王時者並無竄入後王之編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

居後從其義類為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
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讒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六篇
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事以類從故年難順叙要
在幽世之限斷畫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
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鐘篇反覆于君
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陳古之義當自鼓
鐘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然集傳信鼓鐘之思古
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

餘詩無之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為周家以稽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汙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於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頌弁為角弓之反車牽為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安知當日不授諸瞽矇以朝夕諷于王側如王式之諫昌邑者乎奈何以辭害義放廢古說使前後緯繡難通而好為新論者復妄生穿鑿

而詩義之晦至小雅為甚故先序十篇之大義如此
然後別而論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蹕蹕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
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蹕蹕為俎孔碩或
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必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福方墨反祊古
音方慶古音羌

三章去入通四章燠愆孫平上通五章平上去
通告字不入韻六章奏古則故反音鏃後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
殖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畝滿以反

或古于逼反四章瓜音孤平上通
五章酒壯考一韻刀毛骨一韻

詩緝云楚茨四篇惟楚茨首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
全述古事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恨不生乎其時也
古義云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于後而
畧于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
山詳于前而畧于後自薦饔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
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如此又云楚茨有鼓鐘送
尸之節固非公卿奉祭之禮信南山有從以騂牡之

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尚亦豈幽侯所有今按楚茨首章感今日之荒蕪思昔年之豐穰所謂傷今思古也

楚楚茨生衆也

王氏

抽發也

集傳

訓除今從

呂記及嚴切

言

今茨棘

之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王氏而所藝之黍與與

然茂盛所藝之稷翼翼然整齊及其收也倉既盈而

無以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成民如此然後致

力于神為酒食以享祀焉疏云享食雖總于祭因其

在前則為灌及朝踐其說是也由是尸入祝詔主人

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則以拜安

之郊特牲註

此安尸之禮也尸三飯告飽

凡三次告飽共九飯賈疏一口

謂之一飯

祝侑主人拜三拜三侑祝言而不拜主人拜而

不言

儀詳特牲少牢二篇

此侑尸之禮也安侑相繼皆在迎尸

初入之時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解頤曰一章主酒

食言二章主牛羊言祭祊以下始行祀禮也濟濟蹕

蹕與祭者有容儀也

孔疏

絜爾牛羊在滌而芻之也

劉

過此以往將有事于烝嘗

古義

則有解剝其皮者

內

有

煮熟之者

亨人

有陳其體骨于俎者

外饗

有分齊其肉所

當用

本王肅釋毛義

者

子小

皆預言其事未及行禮也

古義

四時

之祭獨舉烝嘗者田功成而品物備也舊說祫有二一是正祭之祫在廟門內之西一是繹祭之祫在廟門外之西何玄子謂祫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祫禮器所謂設祭于堂為祫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祫在門外何說是也祫祭求神以後始行薦熟之禮則下章執爨云云也時祭當自禴以上而云先祖

者據遠可以該近

孔疏

皇之為言煌煌然也

徐鉉說毛傳非本

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

孔疏

保安也

毛傳

先祖

之神安之于是饗其祭祀也

錢飲光曰如集傳謂神保尸之嘉號則五章神

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矣

對先祖言故曰孝孫萬壽無疆正

介福之實所謂有慶也三章言薦熟而及獻酬之事

少牢篇有饗饔廩饗據下為俎言之則饗饔也踏踏

敬謹也俎之類不一有所折俎折俎賓俎主婦俎

祝俎佐食俎惟事尸之俎載牲體骨凡九故以孔碩

言之所謂獻熟也

呂記

燔燔肉炙炙肝

鄭箋

特牲篇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

孔疏

所謂從

獻也

箋混為一者訛

君婦謂后也

箋記

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

豆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毛傳

豆之類亦不一有朝事之

豆饋食之豆后醕尸之加豆醕尸畢之羞豆豆兼內

羞庶羞故曰孔庶此薦豆之事也

古義

賓客四方來

助祭者周禮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此下則旅酬之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尸亦旅酬

今舉賓客則專指賓主兄弟耳

傳以賓客句屬上謂繹而賓尸及賓客者

訛禮儀笑語即獻酬中事也卒盡也度法也獲得也

謂得其時宜也

傳義

上章既言神保是饗矣此乃言神

保是格者愔愔以交于神明所謂洋洋如在不可度

思也必執前後以擬議之

何氏錢氏

則非矣神報孝孫以

萬壽之福亦猶賓之酢主人因上文獻酬而言也四

章言飲福之事

詩緝

燠竭也

傳訓敬釋詁古今從未

禮行既久筋

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集傳

工官也工祝蓋大

祝之官

古義

于時祭將畢佐食取黍搏之以授尸尸執

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

少牢

所謂致告以徂賚之也

必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之意

鄭箋

言爾飲食芳潔故報

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多如法爾禮容莊敬將事敏

疾誠正慎固

蘇氏

故報爾以衆善之極

集傳

至萬億之多

也

補傳

五章言祭畢送神之事禮儀既備東前文也鐘

鼓既戒夙具送尸之用也

疏謂擊鐘以告戒廟中之人非是

于是孝

孫往立堂下西面之位工祝乃傳尸意告利成于主

人傳神具醉止即致告之詞也

疏云命當由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箋

謂告尸以利成者非

由是尸起而金奏肆夏以送之神即安歸

於天焉蓋神本無形立尸象之尸起則神歸矣諸宰

膳夫之屬

古義

膳夫親徹昨俎餘則其屬徹之君婦親

徹籩豆而九嬪贊之皆以疾為敬不以禮終情事也

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

鄭箋

坊記所謂因其

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先諸宰後君婦者內外

之辨也

田間

燕而曰私對賓客言之則為私也

田間

六章

承上燕私而述其事祭在廟燕在寢

集傳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

故祭時之樂入于寢而奏之也以綏後祿鄭謂後

日之福祿不如蘇謂祭之餘福也爾穀將而莫怨具

慶燕之事也小大猶長幼也

鄭箋

凡在燕者皆稽首而

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飲食而俾之壽考矣又言

其祭之順理適時子孫當不廢而引長之

集傳

傷今之

或替也所以諷王者微矣詩緝曰楚茨信南山一體

之詩楚茨先傷今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即

所以傷今矣信通作伸蜿蜒之貌

古義似勝舊說

南山終南

山盖咏畿内之地非以山言也甸治也

毛傳

禹治之而

曾孫復田之盖溝洫之法始于夏而大備于周也

鄭

甸為丘甸之甸亦通然曰治之則丘甸在其中矣

昉昉墾闢貌

毛傳

曾孫衍序

者以為成王今不敢質也田盡乎原隰故據原隰言

古義

畫其大界曰疆析其條理曰理下言南東其畝

即理也韋昭云下曰畝高曰畝畝隴也畝乃隴中水

道地勢東南下故順其勢以為遂為溝而或南其畝

或東其畝也

劉氏

遂隴首也溝井溝也匠人為溝洫隴

下之畝廣尺深尺隴首之遂倍于畝一井之溝倍于

遂一成之洫倍于溝一同之澮倍于洫皆縱橫布之

故劉義言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其遂南入于溝

則其畝東也一章言其得地制二章言其得天時故

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饒洽而百穀生也三章

疆場翼翼承我疆我理言黍稷或或承生我百穀言

穀可收曰穡

說文

言此或或而茂盛者曾孫之穡也于

以為酒則三酒五齊無不備于以為食則潔粢豐盛

無不宜于以畀尸則可以妥侑于以畀賓則可以獻

酬

箋言齋戒以賜尸賓者訛

由是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此與下

章皆先事擬議之辭

田間

而此章專言酒食四章專言

豆實也何玄子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

七菹何足盡之孔疏云場人祭祀供其果蔬是祭必

有瓜菹矣籩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獻皇祖而受

天祐亦預擬其必然也五章乃言灌地迎牲朝踐之

事清酒鬱鬯之屬

集傳

非三酒之清酒郊特牲灌用鬯

臭既灌然後迎牲文在迎牲前故當為鬱鬯

鄭以清為玄酒

亦非玄酒設而不
用與灌無涉也

周尚赤故用騂牡享于祖考箋謂

納亨時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也納亨而
謂之享者牽之而入以告肥是亦享也鸞刀刀環有
鈴者鸞即鈴也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
取胾膾乃退據此則執鸞刀者卿大夫非君也若君

親制割則在羞臠薦腥薦熟時非啟毛取血時也

集傳

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

蕭合馨香也

鄭箋

六章乃言饋獻薦熟之事牲既殺矣

臭既升矣于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芬言祀事孔明言

自是而後所行祀禮甚明如楚茨篇執爨以下事也

介福萬壽向所預擬者而今乃非虛語矣屢陳之以

歆動幽王望其力農務本以繼先業延福祚也不知

稼穡艱難不念小民之依亦罔或克壽與此詩所陳

反正間耳何玄子以楚茨為秋嘗信南山為冬烝按
詩特陳古力農奉祭之事耳原不必指為何時之祭
况楚茨明有以往烝嘗之文何緣獨指為嘗渾之正得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三章右有
俱音以敏

古音每
後同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獲穉此有不斂穢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火音毀穉火上通三章平去通

前二篇陳古王者力農以奉宗廟之祭此二篇則古

者所禳報賽以及省耕省斂之事也甫田首章言古

者税法輕而民食福十千者萬畝之入一成之數也

食農者王者巡省而行補助也自古猶言自昔言自

昔豐年之法如此今周王親適南畝

呂記

見農夫勤于

耘耔而黍稷茂盛思以助之而暫憩田間進農夫之

秀者而用之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若遂大夫之

興眊也

嚴緝
范傳

二章言祭社方御田祖之事齊明即明

粢也社后土也

毛傳

勾龍官后土死以配社故舉其官

言之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方謂四方之神曲禮

注勾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非

鬯辜祭四方之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方社之祝詞

也

古義

田祖先嗇也

毛傳

作樂以迎而祀之即以祈甘雨

焉介黍稷穀士女御田祖之祝詞也

古義

方社舉牲田

祖舉樂互文也舊以上五句為去年秋祭下五句為

今歲春祈其說迂曲三章言省耕之事前既適南畝

矣此又曰來止者適為自彼之詞來則據此言之也

婦子饁而曰曾孫以者曾孫來行補助俾得備酒食

以餉于南畝即篇首取陳食農之義故曰以也

古義

曾

孫來則田峻至喜者喜其有饁得以飽而治田也却

其從者而親嘗饁之旨否

詩續

喜之甚而致其愛也禾

易長畝者目前所見終善且有則將來之詞也前言
黍稷薿薿乃得于一望之餘此言禾之易治者竟畝
如一則詳省之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嚴緝謂王
無所譴怒而農夫自敏于農事不待督趣之也不曰
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則怒矣蓋喜怒專在于農也
呂四章承上言農夫克敏如是行見秋成在望大有
可期萬姓胥悅歸恩於上而欲報以介福古曾孫之
稼以下所謂介福也呂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

禾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見其高故如橋梁庾在野隨處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

詩緝

始

言稼未刈也繼言庾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倉以貯之求車以載之先治倉而後車載以輸之故先言

倉後言箱也

詩緝

至于千斯萬斯則黍稷稻粱無所不

有具為農夫之慶者無非曾孫之來致之故欲報之使福祿壽考也二章言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

詞末章言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詞也

季本

言福

必曰介者若有以陰助而默相之也鄭箋義長甫田是言春夏之祈其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撫摩交相祝願故善有曰終倉箱曰求皆未竟其事之詞其方社田祖之祭詩中明曰以祈自不得以秋報屬之大田則自播種至于收穫皆實陳其事而中間備言神貺天庥末乃結言禋祀其為秋省祭方無可疑者舊說顧以前篇之田臧農慶為已

然之事此篇之田祖秉畀為祝禱之詞今但順文讀之其失自見一章言始事南畝而百穀暢生春時也惟田大故多稼首句乃全篇之冒既擇種飭具周備如此俟春而後從事焉以我覃耜承既戒言播厥百穀承既種言所謂乃事也耕之勤種之時故所生者皆直而大而曾孫之心順焉蓋曾孫所重者穡事而農夫能順其意也二章言房生而漸實實堅而齊好無復草竊蟲孽之害蓋夏時也擇種善而耨草勤則

稂莠之去皆人力可為惟蟲之為孽有非人力所及

防者而食心之螟食葉之螻食根之蟲食節之賊

爾雅

最足為我晚禾之害者盡屏無遺豈非田祖有神執而付之炎火使消滅哉蓋歸功神助以為末章報祭之本也三章言害既除而穀漸熟得雨以滋之而收穫豐饒蓋秋時也凡穀將穫時得細雨沃根則其實圓綻飽足江南人謂之養稻雨故雨後即言穫斂之事渰雲興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

則入土

王氏

先公後私民之心也惟助為有公田則詩

之不可為幽雅益明矣穫刈也斂收也穉即晚禾之
低小而未及刈者穢則刈而未及把束者遺秉則束
而輦載不盡者滯穗滯留之禾穗也伊寡婦之利聽
其取以為利也四章言曾孫省斂而行報祭之事農
民因以致其祝也甫田之饁饁耕者此饁穫者也方
禋祀者倒文謂報成而祭四方之神也牲用騂又用
黑者牧人職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如之蓋

祭南北二方也

錢氏

與其黍稷告黍稷之成也享祀介

福則祝願之辭○馮疏月令仲夏大雩帝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勾芒蓐收
勾龍后稷之等已該于百辟卿士內矣正應經文祈
甘雨之事于義為允不必有秋報春祈紛紛之說按
螟螣蟲賊爾雅分注甚明而邢昺則謂舊說一種蟲
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何玄子謂經傳中
未有單名賊為蟲者桑柔之詩曰降此蟲賊瞻卬之

詩曰蠹賊蠹疾是蠹賊止是一蠹或分四種或云一種皆非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韡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首二句無韻合三章為韻猶東山之首二句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古本作
常宜音俄

左宜平上通
右有俱音以

二詩述古明王武備修而爵賞當欲王振厲成業不
忘舊勲也郝仲興曰昔周公營洛邑朝會巡狩以明
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汝戎兵以陟禹之
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固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寢

衰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荒于酒色
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睹洛水而思先烈也各
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洛水名謂洛陽也

君子指天子也

集傳

一章言天子至東都而會諸侯大

行慶賞福祿之及于人者其厚如覆屋之茨焉

厚義勝多

于時或行獮狩或事征伐則將士之在戎行者皆服
奭然之韎韐以振起六軍焉作之訓起蓋指麾鼓舞
之意二章言不惟將士韎韐自天子而下皆佩容刀

具刀之鞞則上琫下珌各盛其飾以此威令天下賞
信罰必人心翕然相服自可長享太平保家室于萬
年也三章言會同講武之事既舉內外遠近蒙被福
祿徧且均焉故始曰如茨終曰既同也先家室後家
邦由內及外之義全詩以奮揚武衛為主而始終以
福祿言之不以武震而以德綏斯久安長治之道也
乃以女寵戲烽諸侯離叛宣王之烈墮焉顧洛水之
泱泱能不重為之感乎一篇之中所為三致意焉裳

華序言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而詩中極言勲賢
子孫之美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義首章以華
葉之上下相承興賢者之前後相繼陳氏之子勲賢後
也見之而心寫則君臣相得益彰是以有美名可安
處也二章言其文章可以華國故以華色之盛起興
芸黃盛也毛傳何玄子曰如芸之黃也有慶謂君寵錫
之予之祿位俾世居其職也三章言其才猷可以經
遠故以華之或黃或白起興言華之色不獨芸黃猶

之子之美不獨有章也乘其四駱疑有出使從戎之事六轡沃若言其從容優裕也四章盛推其先世之才全德備以著之子象賢之美箋以君子為斥其先人者是也稱左右者言能左右天子不必如傳分吉凶之說施各當曰宜用不竭曰有似即似續妣祖之似昔君子有是才德故能左右天子而垂裕後之澤今之子亦有是才德故能繼美前人而成似續之慶有章乘駱亦左右宜有之事此乃結其義也辭與蓼

蕭相似而義各有歸矣毛以兩篇皆為興今從集傳以瞻洛為賦裳華為興○讀詩記云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按洛水雖出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為洛蓋指東都也初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為三水秦于河南置三川郡又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乃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又水經注洛水出漳水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潁水合漢志注章山洛水

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是也此又在蜀土周官司服
凡兵事韋弁服注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
韎韋之跗注是也集傳韍合韋為之即鞞也馮疏云
鞞琫琕之義爾雅無文毛傳曰鞞容刀也琫上飾琕
下飾而公劉篇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孔氏釋之謂
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
體故曰下曰鞞是毛說本矛盾孔亦不得已而為之
辭也按說文鞞刀室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下末

之飾曰琕是當以此傳為正天子玉琕而玼

音揣也

諸侯璽

音蕩

琕而璆琕大夫鐐琕而璆琕士琕

力計反屬

琕而琕琕亦毛傳文也董氏曰此本出于三朝禮故

許慎以此證書裳說文作常董氏曰謂常棣也而毛

傳以裳裳為堂堂集傳兩用之則義無所歸矣諸家

皆以常棣言之宜從許義重言裳裳者何玄子謂相

繼非一之辭似于興義為近

桑扈之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屏音迸憲音軒難音儺

范甯序穀梁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刺興蓋幽王荒於酒色曠廢朝典至舉烽以戲諸侯而赤芾會同之盛不可復睹矣所謂動無禮文也詩人述古泰交之美而歸於戢難匪敖之所致蓋洞見幽王之癥結

而投以對症之良劑所謂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者
而後人猶謂詩無刺王之王豈復識瞍瞶諷誦之義
哉末章有兕觥旨酒語雖言燕享要非燕享所用之
詩也前二章以桑扈之有文興君子之循禮能循禮
故上下相和樂可以受天祐而屏萬邦也樂胥猶言
胥樂楊慎氏謂倒句者是也毛傳胥皆也屏蔽也曹氏粹
中云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後二章推言
所以致此之由在於斂束戒懼而不以憚傲自恣也

承上章不獨為萬邦之蔽且為萬邦之幹而諸侯有
不取以為法者乎使其不自戢不知難則受福必不
多矣惟其戢且難也故雖燕享之際兕觥設而不用
但見其角觥然上曲而已旨酒思柔猶言飲酒溫克
也古之王者接下思恭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上下
相安於禮我不求福而福自來求矣按詩義君子當
如箋訓指王不當指諸侯嚴緝謂通指上下者亦非
○桑扈詳見小宛此之竊脂蓋取淺白為義翰之訓

幹釋詁文當墻兩邊障土者即築墻所立木也兕觥
鄭氏以為罰爵讀詩記曰如卷耳壘觥並陳則不必
指為罰爵若此詩則罰爵也觥釋文作斛集傳云角
上曲貌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
之

秣艾去入通詩貫
云秣去聲音昧

讀詩記謂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今按此
序下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則其
義迂曲難信陸堂詩學云以馮之食芻粟興天子福
祿之養於義安乎何玄子錢飲光及近日蔡宮聞皆
以為為申后作何氏之言曰此追美初昏時人效萬
年之祝正如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
佳兒佳婦之語耳錢氏之言曰申后失寵將有廢黜
之憂詩人託興諷王鴛鴦二章喻昔時伉儷之相得

乘馬二章望王之念舊恩也福祿宜之宜其遐福言
王與后相得福祿固其宜也福祿艾之福祿綏之言
如此而後福祿久長安享四章言君子萬年皆祝其
存心久長勿中道而改也蔡氏曰鴛鴦在梁戢其左
翼二語重見白華則此詩明為后作愚按詩語重出
不足據以為證惟循諷詩文推索其義則何錢之說
自屬可存○羅願曰雄名為鴛雌名為鴦大如鴛其
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翅皆黑今閨房所

飾鴛鴦乃鸛鵒耳鴛鴦不再匹故取以為興說文畢
田網也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爾雅翼右掩左雄左
掩右雌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側戢其左翼以相
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毛傳摧莖也說文莖
斬芻也秣說文作秣食馬穀也何黃如曰漢廣言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此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
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上下分韻
蘿字

連上韻又用韻之
變格忉古補往反

序云諸公刺幽王而衍者以為不能宴樂同姓誤矣
嚴華谷云驪山之禍方作人情懍懍不保朝夕幽王

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郝仲輿云幽
王日與羣小酗於酒無由得效其忠危亡已至而深
宮之飲不休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非為酒也
集傳以為燕兄弟似非情事陳大士言頽弁猶常棣
之志不知常棣言死喪急難之事皆懲其已往此言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則危在漏刻義不能以相合也
自來說詩家皆以五六二句緊連上說故誤會詩義
耳愚意首四句一截言王為天下共主如首之有弁

疏義關係如何而日以旨酒嘉殽與羣小沈湎也下八

句一截言今之休戚相關者豈有異人惟是骨肉至親猶女蘿之託命松栢不可相離故未得一見以效

其忠告則憂心奕奕而無薄恹恹而盛滿傳義倘得見

之而開悟王心怡然悅懌改圖為善是所望爾乃雪將下而霰已集禍亂迫近即朝夕相見能有幾時而君子方為長夜之飲惟宴樂為事而終不我見憂何能解哉後世有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者杜甫所謂

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哭其頍弁之謂乎

郝敬何氏古義錢氏詩學並用嚴氏說而猶泥於王不

宴樂同姓之文今刪之而著其義如此詩從毛作興

○傳云頍弁貌說文舉首貌詩緝曰頍然舉首則弁

益高所以況王也薦傳訓寄生圖經云鳥食物子落

節間感氣而生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云別四

名則是一物也然廣雅言女蘿即松蘿與兔絲殊異

陸璣亦云兔絲非女蘿博物志又有女蘿寄生兔絲

兔絲寄生木上則女蘿亦有寄生兔絲上者釋草所
云或以是歟說文霰稷雪也陸農師謂之米雪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
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章

上四句去入通逝石列反二章射讀本音轉音豫三章酒殺平上通二幾字自為韻四章二薪字自為韻

寫音滑五章
仰行平上通

此篇衍序謂褒姒嫉妬周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取義迂曲而說家竟不一開疑竇即集傳宴樂新昏亦

從此立解蓋据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如宋聘且

逆女

為季平子逆
宋元公女

宋公享之昭子賦車牽之文然古

未聞宮闈失德而臣下欲為易妻者且申后無罪見黜何不諷王復后而別圖淑女耶若如集傳云云則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此詩將安用之今按詩文未嘗不言宴未嘗不言婚閼車牽四牡六轡未嘗不言娶而作詩之指要不在此竊意雅之車牽猶風之碩人碩人為莊姜賦車牽為申后賦也前二章言申后少好而有德故往迎則致其慕匪饑匪渴有寢寐思服之義焉既來則安其居平林集鷁有鳩居鵲巢之美焉季女言其年碩女言其德也德音美其名令德著其實也來括謂初相會合來教謂進其箴規

箋義

好友謂妾媵之良者今雖無之猶可相安而喜樂蓋
隱諷褒姒也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者碩女以令德來
教則不獨相安且可成其美譽故願王好之不厭也
王與褒姒沉湎無度酒必旨殺必嘉故三章反而言
之見后之能甘淡泊也田德即乾餱失德之德女即
所謂好友者言雖不能以旨酒嘉殺見德于女而中
無妬忌則亦可以懽樂和同式歌且舞矣蓋前願王
之好之此願褒姒之無嫉而讒也後二章又述其族

姓之貴容儀之盛秉德之賢猶碩人前二章所云彼
明言之此隱喻之也陟彼高岡喻其貴也析柞薪而
葉滑喻娶妻而賢其容儀美盛也古人多以析薪喻
娶妻蓋亦取材之義鮮我覲爾謂我目中所見鮮有
如爾者傳訓鮮為善今不用是以心為之寫也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喻其高貴而正大可為師法也義占與令德來教
相應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即百兩將迎之事覲爾新
昏以慰我心邇其初昏之相得而今不然所以為諷

也此詩疑在將黜未黜之際大夫作此以感動王心
欲其白首而如故也然曰無好友無德與女則不容
於褒姒者見矣曰無旨酒無嘉殽則不答於幽王者
亦見矣昔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諫大夫劉輔言
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此曰高岡柞薪
則可為柱矣奈何舍之而用腐木也曰高山景行則
可為主矣奈何舍之而用卑人也何黃如曰舉在此
則斥在彼此末二章之意也毛為興今從集傳作賦

牽見泉水閒關車行而牽有聲也

尊

陸疏鷓微小

於翟走而且鳴音鷓鷓然尾如雉尾而長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柞郭璞以為相即櫟也見

鵠羽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曰國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

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刺同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為太子宜曰被
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
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污白恭子離
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營營往來貌毛傳程子曰讒人
欲污白為黑而其言不可直達故營營往來也本義
來之飛止于樊者疏謂當止于樊離母令在宮室之
聲亦通內棘榛皆所以為樊也愚謂止樊云者將有決離而

入之勢甚可畏也讀詩記曰行且至於几席盤扞之間矣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

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田間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

按左傳成豈弟也
之文則陳氏說長

因極謂機械叵測交亂四國如號

石父構王伐申以至呂緡西戎蠢然俱動所謂交亂

也

田間

二人舊謂聽讒與被讒者以情事按之當即后

與太子也

陸堂

此又交亂四國之本故詩窮本以刺焉

集傳以首章為比今並作興○陸佃云蒼蠅善亂聲

青蠅善亂色漢書昌邑王傳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
蠅止于樊豈弟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顏師古注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忼忼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傴傴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太急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一章首二句不入韻楚旅一韻旨偕一韻偕音凡設逸上入通抗張平去

通的古都畧反二章鼓奏祖一韻奏則故反禮至一韻能又時平去通能音來又音肆仇作鮮不入韻三章首二句不入韻四章收古音奴豆田故反上去通郵古羽其反與傲為韻五章否史恥急上去通張記急養里反

序曰衛武公刺時而集傳從韓序悔過之說果爾則

宜與淇奧同編何以入雅

田間

或疑幽王時武公未嘗

入仕今考史記武公四十二年平戎於周則自此以

前豈無入朝之事朝則有大射與祭之禮殆目覩王之飲酒無度而作此諷之豈必入為卿士而後可作雅耶或又以為東遷後詩者不知武公於平王時受命為公耳非卿士也今祇據舊說解之蓋將祭必先射將射必先燕而祭之後又有燕故始終以飲酒言之前二章總為一事毛謂燕射之禮鄭謂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鄭義為確本詩兩舉賓之初筵歐陽謂前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

是也首章言將射而燕既燕而射述古威儀節度之
美也射義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無明文朱
子云說者以雖為澤盖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
澤宮與射宮則小學之在西郊者此詩所言盖西郊
之射也上八句言燕下六句言射張記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左右謂賓與主人為禮隨左右之宜而折旋揖
讓孔疏秩秩有序也集傳籩豆列而殽核實之殽豆實核籩實楚
列貌旅陳也毛傳酒既調美飲酒之人又齊一孔疏鐘鼓

謂笙鐘頌鐘建鼓之屬既設者大射儀樂人宿縣是也按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又主人酌膳獻公公受爵奏肆夏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則此詩鐘鼓既設事也康成以為將射改縣誤矣按大射無改縣事即云天子宫縣異於軒縣勢須改避射位亦當如鄉射張侯之後乃遷樂於下不當於舉釐逸逸之先也舉釐者舉所奠之釐集傳賓告於擯者請旅諸臣公許乃舉旅行釐也逸逸者往來安閒之貌古義此言

射前初燕之盡禮如此既旅之後止旅行射司馬命

張侯乃脫束繫左下綱

鄉射儀

蓋前期三日既張三侯

大射儀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而後張也弓矢

斯張者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

於弣右巨指鈎絃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非射夫之

弓矢也

大射儀

射夫諸侯也同合也大司馬職云若大

射則合諸侯之六耦獻奏也發功發矢之功發彼有

的以祈爾爵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注謂求不飲爾

爵後儒乃謂求勝以爵其不勝非其爭君子之義二章言既射而祭祭畢復燕述古情文禮樂之盛也上八句言祭下六句言燕

張記

籥舞文舞籥師職云祭祀

則舉羽籥之舞也籥舞而笙鼓應之則其奏和矣由

是進而衍樂烈祖洽合百禮而百禮至焉楚茨所謂

式禮莫愆也

箋以百禮為諸侯所獻之禮

有王謂規模之廣大有

林謂儀節之繁多

蔡氏

所謂至也於是尸傳神意錫以

純常之嘏俾爾子孫皆湛樂焉又曰其湛曰樂者為

復燕起文也各奏爾能即中庸旅酬逮賤之事

陸堂賓

載手仇即儀禮賓酌東方尊飲長兄弟之事

毛以奏能手仇

為復射今從鄭仇讀曰斟挹取酒也然鄭以獻尸室加爵為言似不若直指旅酬於上下節次相協

人有室中之事者入又即樂具入奏之事謂燕於寢

也

詩所

康安也謂無事而安飲也奏陔夏也賓出而

奏陔維其時也

說本田間似與四章醉而不出意針射

此言祭後再燕

之盡禮又如此三章復舉賓之初筵者明今飲之不

然始乎治而卒乎亂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

蘓氏

僂僂軒舉也

集傳

抑抑慎密也忪忪媒娼也

毛傳

威儀輕

數離坐屢舞非所謂左右秩秩者矣未醉而顧禮慎
密既醉而至於媒娼非所謂飲酒孔偕者矣是溫恭
之初意盡失而昏亂無次不知其序四章承上既醉
言之遂極形其狀以為鑒也飲飲不正也傴傴不止
也

毛傳

俄側弁之貌

鄭箋

始猶威儀輕數而已今且載號

載呶亂我籩豆豈復能秩秩而有楚維旅乎始猶起
舞軒舉而已今且飲飲不正是不知其序者又不知

其過也至於傾側其弁猶屢舞不止豈復能受純嘏之錫而子孫其湛乎蓋醉而即出則賓主皆以德將而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自害其德而禍且隨之古所謂酌康爵而奏爾時者豈不孔嘉而有令儀乎奈何沉湎而不知止也五章承上令儀言之而重致其戒也大凡飲酒之人醉不醉有異而必設之監史者所以察其儀度也既醉者失禮而不臧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豈非由於太怠之故乎式發語聲式勿從

謂無俾太怠言曷勿從而告之無使至於太怠乎非
言勿言以下皆設為告者之詞非所當言者勿言非
所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則是以殺羊為童人誰
信之即抑詩俾童而角實虹小子義也飲酒之禮未
有過於三爵者三爵者獻酬酢也

鄭箋

三爵之後漸醉

而不能記憶况敢多飲乎此正從而謂之無使太怠
者也卒章之義毛鄭及諸儒俱失解今從集傳俾出
童殺則依范逸齋說按本詩專刺飲酒義不主於射

祭故後三章不復及之舊說牽連殊可不必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
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

三章皆
隔句韻

此詩衍序以為思古集傳以為美詩愚謂飲酒所以
行禮未有無故飲酒行樂而以為美者也魚以潛躍
泳游為樂今首尾不蔽僅依蒲以自存豈非魚在於
沼亦匪克樂者耶傳箋乃以為得其性誤矣范逸齋

駁之謂在藻依蒲人皆以為魚之樂然此乃窘迫之
狀非魚之性也嚴華谷言魚在淺水之處故首尾皆
見蒲生近岸水又淺矣愈更窘迫二家之釋興義如
此今按一章言豈樂飲酒二章言飲酒樂豈見飲酒
之外更無別事王之在鎬所樂惟此耳三章言有那
其居是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也衍者歸之武王而盛
推其美反覆思之未覩厥指昔煬帝覽薛道衡詩斥
為魚藻之義劉知幾作史通亦言覩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隕古義相仍非無自也集傳作興毛缺注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威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
只君子毀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汎汎揚舟紉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

君子福祿脆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馬音米旂音芹命彌各反邦卜工反

右音以子右隔韻五章平去通

陳古之詩都不明言刺意但針對時事之失而義已見矣獨此篇極陳古明王待諸侯之有禮而末章結語特反言以見義訓詁自誤耳全詩義重彼交匪紓句桑扈之詩曰彼交匪傲上所以感也此詩曰彼交匪紓下所以應也上以傲感而下以紓應所謂侮慢諸侯諸侯因以不至者此當時莫大之憂故二詩並

陳之而結之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則是傲以致紓
紓以取戾若重為諸侯戒者實隱隱告王以不可知
之變序言見微而思古意在此也一章以采菽之備
筐筥興待諸侯之有車馬袞黼

舊說采菽以芼大牢
為享賓之用者非

此諸侯未至而豫其事也二章以檻泉之有芹可采
興諸侯之有儀可觀而檻泉之自下上出則自下國
而來之喻此諸侯來朝而至王都也三章言諸侯服
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齋遯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

予錫之命而申以福祿也

集傳

此章為全詩之主匪紓

所以受福祿則優游之受戾宜矣四章以柞之枝葉

茂盛有以庇其本根興諸侯之蒙被恩禮有以衛天

子萬福攸同君臣並受其福

王氏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諸侯之臣亦相率以從王命也

詩緝

上章言其謹於事

天子此遂言其力足以奠邦家見諸侯所繫甚重而

不可侮慢也五章以揚舟之汎汎無定必以紼而纚

維之興諸侯之離合不常必以恩禮維持之

詩緝

惟天

子能揆度其功德而命賜之

孔疏

又厚之以福祿庶乎

如舟之纜維有定也不然彼交而紓戾且不免豈能
殿天子之邦哉結語寄思深遠毛訓戾為至鄭訓戾
為止似皆失之惟蘇氏訓戾為罪而以優游刺幽王
愚意優游乃匪紓之反宜屬諸侯苑柳正其事也詩
次於桑扈之後苑柳之前其義明矣○周禮五路惟
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
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玄衮箋云玄衣而畫以

袞龍也疏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云龍首卷然謂之袞袞是龍之狀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古義云公衣五章裳四章而衣以袞為首子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為首此言玄袞及黼舉公及子男以該侯伯也

呂記謂專指上公之服非

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

云從下上出曰涌濫檻音義同爾雅芹楚葵本草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說文嚙小聲也王氏云聲細而無敢馳驅王肅云夏

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駢謂之駢周又益一駢謂之駢
赤芾見前幅即左傳帶裳幅舄之幅傳云偏也所以
自偏束也箋云如今行滕說文紼亂絲也爾雅緯也
孫炎云大索也蓋以亂絲為大索也葵揆也脆厚也
皆當如傳說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

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毋教
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濛濛見
覲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反分遭反遠於國反瘡詩緝音愈讓平聲後音戶取音楚別見楚辭天問龍為

霖云本即模之入附即符之去去入本通屬釋文音樹髦釋文莫侯反

此刺幽王不親九族使骨肉相怨而衍者及其好讒
佞疏謂於文無當是也當時兄弟中疑有貪位嗜利
為病於親族而相與搆怨者詩人推本於王之疎慢

骨肉為之倡導故二六兩章重斥王之教也嚴華谷
謂詩書所稱先民皆訓人今日民猶人也指族人也
是說得之諸家泛言庶民於詩義濶遠何黃如又因
昏姻字遂指讒佞之人為褒姒親黨不知褒姒本無
親黨詩亦無親昏姻意此昏姻乃與兄弟同為王所
遠者應屬申呂一輩然詩意專重兄弟故後章不復
言之亦無容喧客奪主也一章言弓體往來張則內
嚮而來弛則外反而往歐義興兄弟昏姻親之則合疎

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相親也

說

二章言王遠族人則

族人亦自相遠是王教之偷薄使相倣也三四五章

皆言胥倣之事兄弟之善者雖被疎遠亦綽綽寬裕

而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讐怨而交相病矣蓋

善者少而不善者多

孔疏

彼無良之人所謂不令也各

執其一隅之見

錢氏

但知怨人不知反已所以然者皆

由貪爭不已

歐義

不以爵祿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

黨愈多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毛傳

至於已斯

亡詩貫謂倒句是也老馬為駒不量力也宜軀孔取

不知足也

詩貫

此受爵不讓之實也六章回合二章言

此不讓之人貪位嗜利如此既如猱之跳踉塗之汚

人矣王猶以薄導之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也其

取怨惡不亦甚哉人性本善君子苟有善道無不回

心相嚮聯屬如一體奈何教以不善乎

詩貫

劉氏彝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示之孝友是

之謂徽猷七八兩章言王能親厚九族如日暄之則

怨毒水釋矣

詩緝

故以雨雪之見覲興之今恩澤莫肯

下遺

義歐

自居驕驕數數如此視其族人如蠻髦然宜

彼不讓之人做法上之所為棄禮義而相殘賊亦如

蠻髦之蝟起言必叛亂也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

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此章義解紛錯有以受

爵之爵為爵筆者

嚴緝

與下章義不貫有以老馬為駒

為侮慢其老者

傳箋

與本文語不合有以見覲曰消為

誅滅小人者

箋義

○呂嚴朱皆謂讒言消釋

按此二章收結全詩宜

歸親九族意今參用諸家說酌定之○考工記弓有

六材焉

幹角筋膠絲漆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幹堂

讀掌

之欲

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弓體不辟戾謂之無負絃軀

飽也

毛傳

孔甚也

集傳

言惟以得爵祿為快如食者但知

飽餐飲者但多酌取曾不少加斟酌此申言不顧其

後之義以足上不讓也爾雅猓媛善媛媛亦作媛毛

傳猓媛屬疏云媛之輩屬非媛也陸璣云猓獼猴也

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猓長臂者為媛媛之白腰為

獬胡何楷曰母猴亦謂沐猴母沐音通非以牝為母
也其名曰為非猱也猱亦作𧢲顏師古曰今絨皮可
為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猱長尾尾作金色俗謂
之金線絨說文晁日見也毛云日氣也師古云無雲
日氣始出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
國從焉疏引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彼髳此髦音
義同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尚惛焉上帝甚蹈無自療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具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睪古音匿矜古居銀反

此篇衍序者謂暴虐無親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夫王既暴虐諸侯安敢不朝末章之義尤難推行集傳用箋說其解未融三百篇中亦無以彼人斥王者徧閱前人講義惟錢澄之謂王徵諸侯伐申以求太子而諸侯不應之於詩義為近按鄭語王欲殺太子

必求之申則其說可據矣前二章言苑柳下垂尚可

息惻喻太子之在申也上帝指王也鄭箋蹈如發揚蹈

厲之蹈謂頓足而怒厲也王怒而欲殺太子此豈可

暱就而取病無者同列相戒之辭且使予伐之而靖

其禍後將益肆其暴極予之力以事征伐而勤兵遠

邁禍寧有已乎三章乃斥褒姒之言言以下國之賤

女奪嫡為后如鳥之飛而傳天亦可已矣猶欲殺太

子以安伯服其心於何底極前言俾予靖之王使之

也此言曷予靖之自審其不可也矜通作兢毛云危也言曷為從王之使而自居凶惡之名以取危亡也澄之之義如此為述而論之何黃如謂詩作於舉烽無寇時則諸侯悉至矣詩無徵諸侯而無信意且所謂俾予靖之者不反觸乎陸奎勲以為東遷後詩尤臆說矣集傳為比當從毛作興

都人士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不著何王之世集傳則謂亂
離之後人不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今按
詩無亂後情景故仍從舊說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

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

詩緝

彼者彼時

也士者貴賤之通稱

詩緝

此章則指長民者而言言彼

時王都人士其長民者衣黃黃然之狐裘容有常度

言有文章其行又歸於忠信

行去聲周從毛作忠信

故為民所

仰望而法則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

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呂記

二章以

下則述王都之俗貴賤皆有禮法序所謂民德歸壹

者也

詩緝

二章舉賤者言之則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

撮持其髻其女之有士行者田髻密而直如其本髮

解願言儉素也三章舉貴者言之則以美石為瑱塞寶

其耳

王肅

其女子皆有大家規範謂之尹吉猶晉稱王

謝唐稱崔盧也

李解

今則士多裘服女尚危妝如大東

所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其

室家可知矣往時風俗之美今不可見是以我心不

說而苑結也苑結者盤屈如繩索之結

孔疏

言不可解

也四章五章則合貴賤言之男子之帶垂而厲然女

之鬢旁短髮不可斂者則曲以為飾如蠶尾然其垂也乃有餘而垂其卷也乃自然而揚如旗之揚皆非矯強裝飾言樸質也使得見之當從之以行今不得見徒使我張目望之而喚奈何也何黃如以為共和時詩殆不可信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

者

弓音肱
者音渚

後漢書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盖用此序康成解序乃不言刺王而以怨曠為非
禮非詩意也集傳得之一二章言綠藍皆易得之物
鄭采之終朝而不盈一朶一檐者怨曠之深不專其
事也鄭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詩夫不在則不容
飾也毛舍采而歸沐者盖已及期而待其至不謂期

過而瞻之不得也五日六日設言以見逾期之意猶

云期逝不至耳

李解

三四章乃預言歸後之事之子若

歸而往狩乎我則為之納弓於韋往釣乎我則為之

繫繩於竿欲無往不與之俱也

集傳

然繩則綸之而弓

獨言韋者豈因其以武自累故欲其藏弓不用耶

何黃

如錢澄之皆有此說

觀下章但以釣言或其然歟又虛擬其獲

之多而已得往觀

田間

不至如今之遠出而相見無期

蓋極婦人之思致不言怨而怨甚矣郝仲輿曰古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
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
道本乎人情耳集傳賦也今從毛作興○綠王逸作
茱爾雅王芻也郭云即茱萸草今呼鴟脚莎唐本草
注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溪澗之側荆襄人煮
以染黃色陸疏其草澀礪可以洗攪芴及盤枕利於
刀錯俗呼為木賊說文藍染青草也爾雅葳馬藍注
云即今大葉冬藍為澱者通志藍三種蓼藍如蓼染

綠大藍如芥染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爾雅衣蔽前
謂之襜郭云今之蔽膝何黃如曰今按襜蔽前正當
蔽膝之處非蔽膝也韞見秦風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
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牛占音
疑後同

錢飲光曰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伯與王室相怨詩

人追敘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感悟王心一以息申伯召戎之念也按衍序言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迂遠不應詩義諸儒遷就其說初無卓見宜朱子不信而以為宣王時詩也田間特發此論深中情事崧高美宣王故詳序勲績此述故事而已故從略焉一章以陰雨之膏黍苗興召伯之勞工役二三章皆勞之之事也任輦車牛以載工役之器言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

言

古義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蓋云歸處先示歸期安其

心也

詩緝

四章言其持事嚴敬趨功勇往五章總其事

之成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毛傳

此即崧高徹土田土

疆之事蓋宣王恩遇申伯而召伯能成其功以安王
心如此幽王當體先王之心始終以恩遇申伯申伯
亦當感念先王無以后故而懷怨望此詩人之志也
夫猶是申國也宣王寵遇之所謂維周之翰者繼世
而叛亂弑逆夫誰致之哉詩可以觀斯之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
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難乃多反
膠居侯反

何黃如曰集傳謂詞意與菁莪相類然細味實有不
同者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上升
之象此三章皆曰隰桑隰乃下卑之地桑乃農圃之
業其為隱君子而不在高明之位可見故知序解自

確一二章以桑之在隰阿娜沃潤興君子處窮約而

英華發外

詩緝

既見則樂而言如何云何者蓋不得見

而虛擬之辭三章則所樂之實也有幽者葉密而陰

濃深黑色也

毛傳

言出于德謂之德音言君子懷此德

音膠結於中而不解也四章申言德音孔膠之義蓋

君子心乎愛君所欲言者何不傾吐特無由上達惟

中心服念不置耳此我所以樂得見之而以不見為

憾也按孝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表記引此亦同
此君子豈以言見棄者乎舊解似未盡詩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漰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有鶯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底兮

序曰刺幽后康成遂以褒姒當之獨程子謂幽后當
作幽王質疑曰今据漢書班婕妤傳顏師古注云白
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是后字上有闕文
其曰刺幽后非也按此詩為周人所作猶碩人為衛
人所作謂申后自作恐非衍序謂下國化之以妾為
妻以孽代宗詩無此義歐陽据此駁毛鄭亦非也一

章言白華漚治而為管則以白茅束之即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之義何之子遠棄我而使我乳獨耶此代
為申后之言管茅皆喻申后

舊以分喻
嫡妾者非

之子斥幽王

二章言輕明之白雲下露管茅興后不蒙覆露天步

天行也艱難即日月告凶之事

田間

天行如此而王不

圖維

集傳猶
圖也

使后長被放廢也三章言漉水微流猶

浸稻田興后不承膏澤嘯歌傷懷所謂長歌當哭碩
人謂申后詩人憐而念之也四章言桑薪宜以供爨

乃燎我於無釜之竈以然火照物而已興后失職是以念之而勞心也婦主中饋故以桑薪烘煨為失職之喻五章言擊鐘于宮則聲聞于外興宮庭之事不可掩我念王則慄慄而愁王視我則邁邁而遠何哉

詩緝

此亦代申后之言六章言鶯鷺清濁迥別而皆以

魚為養興后與褒姒邪正迥別而皆以王為賴今鶯

據魚梁而飽鷺放在林而饑

詩緝

能不念碩人而勞心

乎七章承上言此魚梁也在昔鶯鷺集之而戢翼相

何興王與后之相得而今不然也彼褒姒何足責獨王之無良而二三其德耳此二章乃重斥王嬖妾廢后之事八章言有額書戶上之扁石而踐履之則卑

莫甚焉今王之遠棄我而使我傷病何以異此

詩所毛

以扁為乘石貌蘇以扁為卑貌今不用

此亦代為申后之言按衛詩以

莊姜為碩人則此碩人宜指申后質疑謂集傳既斥王為之子又斥王為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至詩中我字皆代為辭者不得泥此遂謂申后自作集傳

比也今從毛作興。爾雅白華野菅邢疏漚之柔艸
異其名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水經注鄆
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漚池合水出鄆地西而北流入
於鄆漚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九域志京兆府
冰池名漚池亦名聖母泉爾雅印我郭曰猶娵也女
人稱我曰娵爾雅堪雉郭曰今之三隅竈也孔疏無
釜之竈止以然火照物今之火爐也說文鶯禿鶯陸
佃云鶯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鶻而大長頸赤目其

毛辟火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說文扁署也
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何晏景福殿賦爰有
禁扁詩所曰以石為之比舊說為長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繇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繇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謂微臣刺亂而衍者言大臣遺忘微賤不肯飲食
教載之朱子謂詩無刺大臣意程子亦以飲食教載
為不成語是皆衍序之失然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
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
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為
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為異耳大致亦從
舊說也後之為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愚按古
者王人出使下國凡導迎郊勞致飧獻餼陳芻展車

一切儀物視列國加隆焉

詳見國語

周衰禮廢侯國不循

舊典以禮王人觀單襄公過陳之事可見此于役之微臣所由困乏歟三章皆以黃鳥之得所止興微臣之困於行曰飲食則所謂致飧獻餼者無有矣曰教誨則所謂導迎郊勞者無有矣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則所謂陳芻展車者無有矣如此而行遠道何能趨而極於所之之境乎詩所謂刺亂者如此刺大臣託鳥言皆衍說也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疏丘阿

丘之曲中後車箋謂倅車按孟子後車數十乘豈必
君之倅車乎極至也鄭箋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

李
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

下三章皆偶句韻二章平
去通三章炙古張畧反

詩緝曰幽王君臣沈湎故此詩極陳簡儉之意以刺

蓋欲收斂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王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失之矣愚按詩以獻酢醕分章即賓之初筵三爵不又之意不獨昭簡儉亦示止節也一章言不必嘉蔬即甘瓠之葉可采而烹之以為菹三章言不必異饌即有兔一頭

集傳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

其新殺

而鮮者可爛去其毛而炮之其脯腊而乾者可加于火而燔之其割截而柔者可炕于火而炙之

箋義

酌酒

而嘗王氏謂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醕之禮也獻者主

人酌以獻賓也

蘇氏

酢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鄭箋

釃者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也

鄭箋

飲酒之禮止於此豈得放飯流醑為長夜之飲乎

此詩人言外意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皇誤作遑今依石經改正卒音萃沒轉音昧出音翠他音拖

幽王東征雖不見于史詩即史也周時戎狄之患無世無之衍序謂荆舒不至而征之或具然歟然謂將帥久病於外而作此詩與本序下國刺幽王不合今按詩意皆旁人指斥之詞與怨久後者殊別漸漸釋

文作嶰嶰山石廉利之狀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

鄭箋

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

劉氏

故曰悠遠勞謂極

其跋履之苦

不當如鄭訓勞謂遑

沒謂盡其登歷之境

孔言其

失地利也

豕涉波而蹢

蹄也

白久雨渟滯之故月離畢

則又將雨矣

不當如毛以豕涉波為將雨之驗

言其失天時也朝謂

朝旦

當從集傳不當如鄭以為朝王

出謂出險他謂苦雨而不能治

他事詩緝曰愁苦極而智慮廢尚能講求制敵之事

乎長樂劉氏曰深入蠻夷之地為山川所困雨水所

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死之不暇何遑及其

他事哉朱公遷曰一章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

章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以持戈執戟之勞

而有霑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朱康

流曰為將之畧在於能暇不皇朝是不能暇也又在
於知險不皇出是不知險也又在於應變不皇他是
不能應變也將畧不嫻一卒之力耳故斥之曰武人
入非其地戰非其時而又用非其人此詩所以刺也
下國謂所經之國。疏曰易姤初六羸豕孚蹢躅毛
亨孫炎皆訓蹢為蹄箋曰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
制白蹢其尤躁疾者漢志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月
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茗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葉青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飽補
苟反

兵荒相屬民不聊生大夫憫時而作是詩

序說

一二章

言陵茗附木而生其華葉猶繁盛若此傷人之憔悴
不如茗也按陵茗華黃葉青乃其本質芸者繁盛之
貌毛以為將落則黃鄭以為華衰葉見失之初言心
之憂傷次言不如無生蓋不忍及見其亡也當此師

旅繁興因以饑饉物產凋耗氣象蕭條觀諸物產則
牝羊無字見墳然之大首而已

集傳羊肅則首大

觀諸水族

澤禁無魚留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饑人苟且得

食可矣安望飽乎

郝氏

陳氏曰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

亡不可復救詩人傷之而已李氏詩測曰當是時戚

里之第權豪之門旨酒嘉肴以娛賓燕客者自若也

舟子商人曳熊羆之裘者自若也皇父作都車馬屬

路金帛玄黃自若也邪人得志剝削蒸黎則氣運因

之哀矣譚大夫徒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豈知其中
不得飽者大有人在哉此雖無關本義而指論當日
情事甚得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爾雅苕陵苕黃
華葉白華芟舍人謂別華色之名也圖經云凌霄華
也多生山中蔓引大木歲久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
羅願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芸其黃者花開之
色耳陸璣乃謂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華紫葉可染皂
今考陸所說乃爾雅勤也爾雅勤鼠尾注云可以染

皇陸蓋誤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

矜韓詩作鯨龍為霖云古鯨矜通用野神與反暇音豫

詩刺征役不息未必為戰伐之事集傳得之草衰則

黃

集傳

腐則玄興征夫之憔悴非紀時也

箋說非

一章何

日何人二語便已愁慘滿目將相將而行也經營四

方則于役非一處矣二章言何人不矜則役久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

集傳

征夫獨匪民乎奈何不以民

視之也三四章承上匪民而言兕也虎也長尾之狐

也

集傳
兕
尾長貌

或率曠野或率幽草乃其宜耳今征夫既

朝夕不暇於曠野之中而乘棧車之士亦草行露宿

於周道豈非犬馬使人者歟錢澄之曰此士即征夫

所從者或其然歟詩說云苕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凋

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役使煩數征行

勞苦上之視民如禽獸

衍序

人事極矣周室至此其不

可為矣尊卜云是什居小雅之終彼都人士篇有匪

風思周道之意黍苗篇有下泉思邠伯之意其皆窮

而反本之謂歟又竊意是什之詩體裁與國風相似

一雅音響至是絕矣集傳興也毛失注○周禮巾車

職士乘棧車注棧車謂不草輓而漆之

虞東學詩卷八